

#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9~14

2019年10月10日

\*\*\*\*\*

## 《校园深处》序言

张木生

朋友丹华送来她的《校园深处》修改稿。她说：“一定请你给我写个序言，有你的认可非常重要！”我曾经给刘源的书写序言，给王小强的书写序言，写得心安理得，若无其事，淡定从容。我有一本书《超越左右说实话》，我一贯的原则，说实话就好。但这次丹华所请，还真的让我诚惶诚恐，有些坐卧不宁。为什么？丹华的书立意很明确：

一所著名大学几十年的变迁，  
一个家庭两代人的真实回忆，  
一位大院里五零后的心灵史。

我对中国人民大学太熟悉，我母亲当过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政治系系主任，当过人民大学组织部部长，我在这所大学校园里生

活了几十年。就像人们所说，再高明的医生也不会给自己看病，更不会给自己动手术，何况我还真不高明。和丹华及父母两代人比，我就如同鲁迅先生小说《一件小事》所说：“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鲁迅是说布衣车夫的高大，而穿皮袍的自己渺小。）

只要你能静下心来读《校园深处》，你就会明白她们两代知识分子正是那种“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丹华的父亲刘佩弦出生在胶东农村，早年丧父，依靠个人的奋斗一步步求学，考入名校燕京大学经济系。但 1946 年春天独自偷偷离校，冒严寒、撞关卡，筚路蓝缕，艰苦跋涉，投奔解放区共产党办的革命大学。丹华的母亲曾曼西从小丧母，家境贫寒，多次中途辍学，一靠成绩好，二靠勤工俭学，终于考上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内战爆发，国民党失去民心，她在解放前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李零曾指出：“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得人心。现在怎么如此脆弱，前怕狼，后怕虎，左也怕，右也怕，连话都不会说了呢。”

国民党完蛋就完在各地的接收大员“五子登科”和“三阳开泰”上，而共产党最擅长农运、工运、学运、兵运，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三大法宝加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制胜的真法宝，现在还有多少人真信？

整个民国，哪里是什么黄金时代，无非是天下大乱，百姓深受其害。英雄也好，大师也罢，梦想被击得粉碎，眼望故土，无能为力，穷愁潦

倒，满怀心酸。民国最后的中研院 81 位院士，蒋介石亲自动手派飞机，随其去台湾的只有七人。很多人不知道，不仅陈布雷的孩子、傅作义的女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连现在粉丝最多的梁思诚、林徽因伉俪也是中共党员。

革命最艰难的部分不在其他，恰恰在于推翻专制的革命本身也造就革命专制主义。21 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革命革出了文革，改革改出了如此多的贪官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当然要反思改正，拨乱反正。但是，这与从秋瑾到江姐的中国革命没半毛钱的关系，不能放着眼前说天边。现在中国的许多毛病，有远因，有近因，有内因，也有外因，没解决是我们不行，不是当年革命不行。

我的母亲和丹华的父母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建国之初，他们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而后来的中苏交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迁不断影响着学科的走向，形成越来越多的研究禁忌。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一度成为尴尬的学问。改革开放首先是对美国为头儿的发达国家开放，首先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在这样的大环境、小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只能少讲。作为马列所的老所长，资深教授、博导，丹华的父亲早早离休，离休后“很少参加自己专业的学术活动”，却花了大量时间编辑《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就业问题索引》，写作关于两岸关系的资料书。可见不是不爱自己的专业，而是另有苦衷。

我劝丹华看一看李零的近著《重读马克思》，读它是对父母最好的哀思。

马克思的书，久已束之高阁，今日重读，多少往事在心头。

马克思仍然是一面反资本主义的大旗，只要资本主义还在。

其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来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体两面，社会主义随资本主义的变化而变化。“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不是几代人的事，百折不挠，人生持久战，小败大胜利。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过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

马克思的书，曾经是“禁书”。

我是把马克思的书当“禁书”读。

《校园深处》真正的主角是作者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在冷战中成长，在文革中启蒙，在改革开放中反思。

从《校园深处》可以读到我们童年时代心中的美好和对未来的憧憬。新中国一成立就处于冷战之中。冷战是列强对中国的围剿和中国的反围剿，不是我们要关上大门，是列强把我们反锁在里面。但我们作为“祖国的花朵”，大门有解放军叔叔站岗，门内有警察叔叔抓特务，美蒋特务没处躲没处藏，在朝鲜还打败了“美帝野心狼”，别提孩子们有多安心了。一处大学校园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除了没有火葬场，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从儿童入托到少儿教育、医疗健康，既实用又节俭，由于规模效应大大降低了成本。虽然物质并不丰富，但大院里的生活平静而有生气。

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乱了平静的生活，十几岁的少年也被卷入浪潮，干出一些傻事。但也正是在这动荡中，我们走向社会，来到边远、贫困的农村，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丹华从十五六岁就到陕北农村插队，拼命苦干。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后，利用假期回乡探亲，不仅再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一户一户

地调查研究。大学毕业后二次下乡，重回延安当农民，而且带领农民上下求索，重新摸路。就是回到北京的这几十年，她也从来没有间断过与父老乡亲的血肉联系。

中国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要共产党初心不改，这样的愚公在中国就会越来越多。中国人修长城一代一代传承，愚公移山锲而不舍，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

书中的“老梁”、“杨副主任”都是熟悉中国农村基层的大能人，他们的缺点是不知道上情、国情和世情，更缺少理论功底。在文革的大环境下，很容易和普通农民对着干。丹华的最大特点是真诚、正直，她敢于二次下乡当农民，但绝不会上贼船。同样真诚、正直的杨副主任，他在工作上与丹华有分歧，但关键时刻却能站出来帮助丹华。邓小平讲农业的改革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在实现第二个飞跃时，“老梁”和“杨副主任”这样的人才，正是农村的稀缺资源。

《校园深处》最可贵的是真实。丹华家两代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些珍贵的日记为作者的回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书中生动地记录了人民大学从建立、撤销到恢复的过程，记录了众多人物的命运和经历，记录了那些难忘的社会场景，更记录了作者几十年的心路历程。

40年的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而一切都酝酿在70年代。我们自己的那点凡人小事，后面却有大背景。舞台虽小，背景宏大。只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也许这正是《校园深处》能够长久留给人们的吧。